

论达利与弗洛伊德之关系^①

邹颖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直接影响了 20 世纪初西方艺坛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特别是对达利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解析了达利与弗洛伊德学说的多方面关联,指出其在表面现象下的深刻关系。

关键词:潜意识;超现实主义;白日梦;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J203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li and Freud

ZOU Ying

如果要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那么画家达利是最好的诠释者。这位画家简直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完美的模版和最努力的身体力行者。

达利是作为一名超现实主义者为人们熟知的,尽管他曾经被同行逐出这个前卫的团体。对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如布雷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说:“应当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由于相信这些发现,一股思潮形成了。”达利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之前,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他的大部分著作,《梦的解析》、《性学三论》、《论潜意识》、《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等等。而弗洛伊德在 1910 年的作品《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中首次把艺术家归入他的研究阵营,他用性欲升华理论分析了达·芬奇及其《蒙娜丽莎》等作品,在他看来,“艺术的产生不是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在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了的冲动。”而文学艺术的起源和本质在于“力比多”的升华。弗洛伊德在《创作家和白日梦》中提出:“难道我们不应当追溯到童年时代去寻找想像活动的最初踪迹么?”那是一个受心理分析的影响而热衷童年记忆的时代,达利的西班牙同乡毕加索由于其著名的《和平鸽》,就被发掘出画家童年一段和父亲相关的佚事。达利的父亲是一位有对于家庭有绝对权威的公证人,他的父亲比起别人来,更经常的恐吓他。在达利 21 岁的作品《艺术家的父亲》中,就充分表现了这位父亲的神威。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艺术家被压抑的种种本能欲望,尤其是他童年时代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受

到父亲权威威胁的少年达利在母亲去世后写道:“为了向我受到的伤害复仇,这伤害就是母亲的死亡。我怀着宗教般的热忱崇拜她、爱慕她。”达利把这一带有情感力量的潜意识集结投射到他唯一的伴侣加拉的身上,在她身上,达利发现了童年时幻想的伴侣——加露兹凯,那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他又把对于母亲的爱转移到加拉身上。达利运用他艺术家的神秘力量,把加拉变成皮格马利翁手下骤然复活的女神。在 1950~1970 年间他有许多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几乎都是有关圣母的,他的圣母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加拉,其中《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中身着古代宽袍的圣母居然有着时髦的发型。他把妻子奉成女神,“加拉的崇拜者”是他永远扮演著的角色。

再让我们来看达利是如何完成他的作品的。希腊的哲学家们把艺术叫做“自然的模仿”而达利的作品却是对人类梦境谵妄的准确描摹。对梦的转录一直在达利的作品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地中海人的遗传因素,做梦是易事,一个西班牙式的午睡总是向他打开白日梦的大门。白日梦只是人在白天精神疲倦,注意力涣散时脑际涌现的一些幻想,这种幻想和夜梦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可能确切的了解达利的梦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他的作品是否梦的忠实转录,不得而知。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意象化,是把抽象的观念和欲望敷演成具体可见的视觉形象。达利遵循了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工作的理论,他绝对现实主义的对待梦境中外表完全不同的成分,用一丝不苟的现实笔法来描绘梦境。达利运用他的所谓“偏执狂批判”,一种挖掘潜意识境界的执拗的妄想狂式

^① 作者简介:邹颖(1980—)女,汉,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硕士,三江大学教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油画。

的思维方式,画家把毫不相干的事物凑在一起,使迷幻系统化,他那些极其细致清晰的画面绝对不会是在做梦的状态下做出的。达利把他的主角们置于一个看似虚妄的空间,大多数情况是画在风景中,这样那些毫不相关的事物就在这个空间建立了联系。这种空间的迷恋来自他家乡的卡德兹奎,对于不了解这个地中海小城的人们来说,色彩似乎过分强烈了,简直是不可能有的。然而,鲜明的色彩精确的表现了空中的光线照在海面、海滨、岩石和悬崖上的效果,这个仅仅是达利曾经看到的最一般的风景,他成功的将熟悉的海滨和岩石综合成一个理想的海岸,给观众造成幻觉,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合理性。卡德兹奎之于达利,正如维克多山对于塞尚的意义。达利的作品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是“经过改装的梦”。弗洛伊德早已指出,艺术家不同于真正的白日梦患者,艺术创作也不完全等同于白日梦。由于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感激和赞赏,这样,他通过幻想赢得了他以前只能在幻想中获得的一切:荣誉、权利和女人的爱情。

达利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在解释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作品中有许多主题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尤其在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达利的作品包含了很多的心理学因素,画面充斥着潜意识的符号,抽屉、火、蜗牛。。。。。。抽屉在弗洛伊德解释是代表女人潜藏的情欲,而在达利的作品中,抽屉基本是在女人体上出现,这或许正应验了弗洛伊德的解释,也表现了达利对情欲的幻想。弗洛伊德指出,某种生物上的缺乏(需要)在本我中能激发起一种满足这个需要的物体或事件上的意象,从而减少与这种需要有关的紧张状态。例如,对食物的需要会自动地在本我中触发与食物有关的意象。这种意象对于暂时减少有关食物需要的紧张状态有效果,它就是愿望满足。满足达利愿望的食物是甲壳类动物蜗牛,蜗牛的意象在达利的世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我的斗争”标题下一张矛盾的表中,他拥护的就有蜗牛,他十分爱吃蜗牛这种柔软的、湿哒哒、粘乎乎的软体动物,甚至当他在弗洛伊德的房外看到挂在自行车上的一只蜗牛时,居然联系到弗洛伊德的脑袋。他的作品中也充斥了柔软的到处流淌的不知名物体,也许这是画家对于食物方面嗜好的投射。对于吃,他有着强烈的热情,一份放在盘子上的山鹅,他都能认为这个“苗条躯体,仿佛达到了拉斐尔式的完美比例”。

潜意识理论、泛性欲理论和梦的理论,是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学体系的三大支柱,达利的行为与作品似乎完美的印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也自诩为“一个优秀的弗洛伊德学派

的英雄”了,然而弗洛伊德仅仅把达利看作“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达利与这位精神导师的唯一一次会面,1938年在英国伦敦,作家茨威格把达利介绍给弗洛伊德,两个旷世天才的会晤却没有碰出火花。此前,达利为这次见面做了许多形象与语言上的准备,但是听完他的一番慷慨陈辞,弗洛伊德转身对茨威格说:“多么狂热啊!多么完美的一个西班牙型。”在他眼中,达利只是一个典型病例,而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时,他对达利的无意识绘画也没兴趣,只想用他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要是时间上允许,可能弗洛伊德会再写一本《达利和他童年的几个记忆》,以此来证实自己的理论。

弗洛伊德清醒的指出“你的画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认为达利在表现潜意识上甚至不如安格尔和达·芬奇。的确,我们不要忘了达利是为何被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正是因为他运用了传统古典主义的绘画技法,重新实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的方法,他认为“传统带来了创举,也带来了许多尘土……在这点上,摆脱是健康的。你会认识到只有在恢复传统时,摆脱才具有价值。”达利利用传统来精确的实现自己的白日梦境。超现实主义者宣布艺术作品不能用清醒不惑的理智来创作,认为非理智才有利于创作,而达利实际上是十分的理智,他非但不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反是极度的清醒。他的作品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炮制出的无意识绘画。

正由于这些所谓的无意识绘画,人们把达利当成疯子。达利断然不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出现的合时宜的疯狂的天才。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当代人认识到:“真正的世界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意识到在精神问题上也是处在被蒙蔽的状态中。因此,超现实主义者就大胆地迈入前人所未涉足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潜意识梦幻世界。”20世纪初的观众早已经厌倦了传统的再现方式,达利正是为了重新唤起现代人们的想象力,借助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表面上来看是达利亦步亦趋的追随弗洛伊德,实际上他是借弗洛伊德之体系来完成他在一生的完美表演。与其说是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皈依,不如说他对自己欲望的忠实再现,所谓的美梦成真。凡人谁没有做过几个荒诞不经的梦呢?

达芬奇在他那篇称扬绘画的颂歌《比较论》里,把画家说成“人类和万物的主宰”、“倘若画家想见到能使他倾心爱慕的美人,他就有能力创造她们,倘若他想看看骇人心魄的怪物,或愚昧可笑的东西,或动人恻隐之心的事物,他就是它们的主宰与上帝。”达利做到了成为其内心世界的唯一主宰。

自己独特的贡献。在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要了解他们的形成与发展。因此艺术家要为生存,就要创新,就要突破自己。

(上接第 64 页)秀作品,中国油画艺术取得了成就。同时也推翻了当时西方提出的“传统艺术终结论”、“架上绘画死亡”、“油画无前途”的说法,中国油画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当前油画艺术的成就。”^①对于油画出现世界化潮流的趋向,曾导致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遭遇冲击和消解。目前在中国文化西方化趋势仍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在油画艺术中自觉构建油画艺术的中国学派。这是我们的文化立场,体现文化身份之所在。中国文化应对世界有

^① 参见《关于中国油画创作现状与展望——广西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刘绍昆教授讲座纪实》。